

Celine
DION

我的生活，我的梦想

席琳·迪翁 / 著 姜德山 / 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我的生活，我的梦想

席琳·迪翁 著
姜德山 译

經濟日報 出版社

图字:01 - 2002 - 14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生活,我的梦想/(加)迪翁著;姜德山译.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5

ISBN 7 - 80180 - 026 - 5

I . 我... II . ①迪...②姜... III . 迪翁,S. - 自传 IV . K837.1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4016 号

Copyright © 2001 by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A. / Pai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The Economic Daily Press

我的生活,我的梦想

作 者	(加拿大)席琳·迪翁
责任作者	陈 佩
责任校对	韩 军
责任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63567683(发行部) 63567687(直销部)
E - mail	edp @ ce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彩 插	4
印 张	1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80 - 026 - 5 / K·002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席琳·迪翁



我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酷爱音乐的家庭里。家庭和音乐一直都是我幸福和平衡的支柱。



小时候的每次节日
都有我的身影。

家里人所有的目光都注视我。
唱歌和逗哥哥姐姐笑就是我的快乐。

从这充满信心的眼神中
足以证明我的童年是幸福的。



World Popular Song Festival in Tokyo '82

参加在东京举行的雅马哈艺术节。上台前，我在地上捡到一枚5日圆的硬币，我把它塞到了鞋子里。在许多年里它一直是我的吉祥物。



参加米歇尔·德鲁盖主持的《香榭丽舍》节目。他是第一个为我开启法国演艺界大门的人，他后来成了我的亲密朋友。



参加米歇尔·亚斯曼的节目，从此开始走上加拿大电视。亚斯曼是一个和气、对他人非常体贴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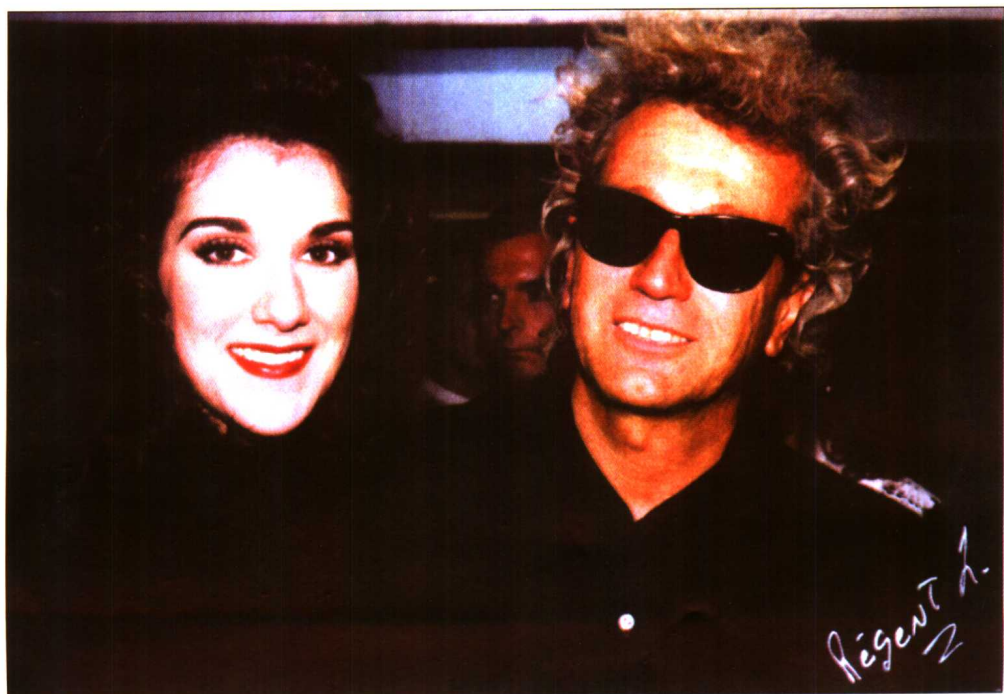
戴安娜王妃在渥太华的一次晚宴上。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觉得她非常热情，但也流露出了某种严肃和心事重重的神色。



埃迪·马尔内是我的老师。他比任何人都善于观察我并且为我写了许多适合我的歌曲。



由于他的温柔、幽默和对职业的了解，雅克·戈德曼改变了我的声音。与他共事其乐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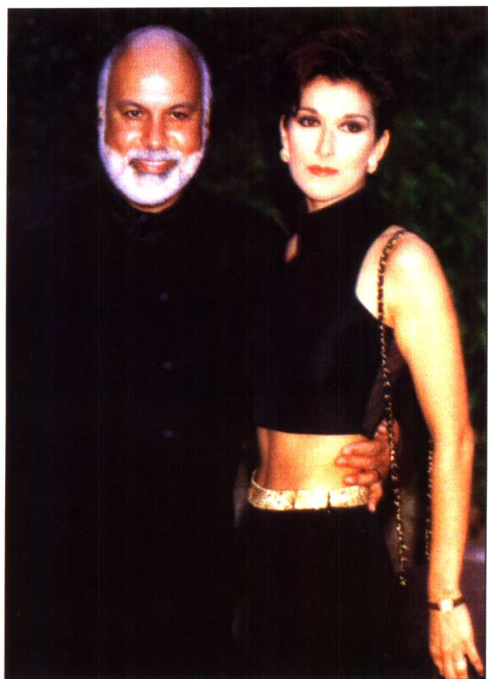
与我非常尊敬的吕克·普拉蒙东在一起。他的风格无与伦比，他的微笑和慷慨永留在我心间。他的歌词使我感动，至今仍激励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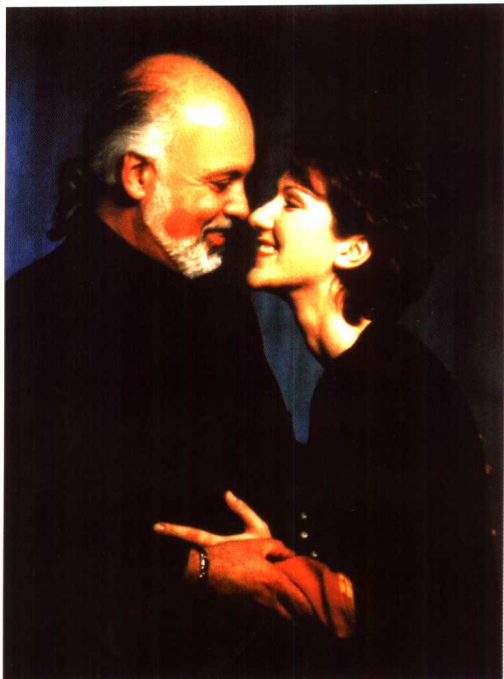
我实现了自己最美好的梦想，与芭芭拉·史翠珊唱了一首二重唱。她一直是我的偶像，现在我们虽然成了朋友，但她依然是我的偶像。



在纽约的高保真录音棚与鲁恰诺·帕瓦罗蒂在一起。我们刚刚录制完成《爱恨交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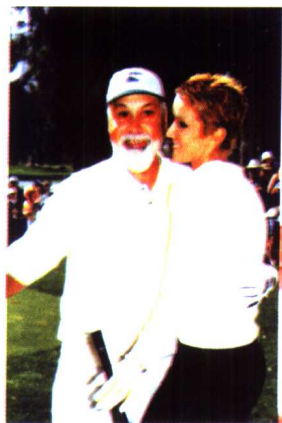
爱，一直是我歌曲的主旋律，
也是我生活的主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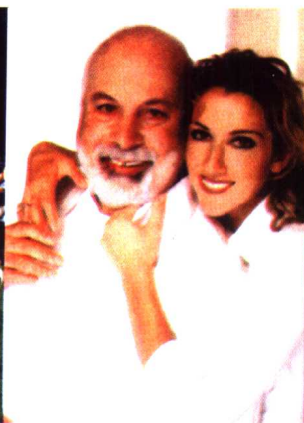
我终于可以公开自己隐藏太久的生活了。



1994年12月17日，蒙特利尔圣母教堂。我终于梦想成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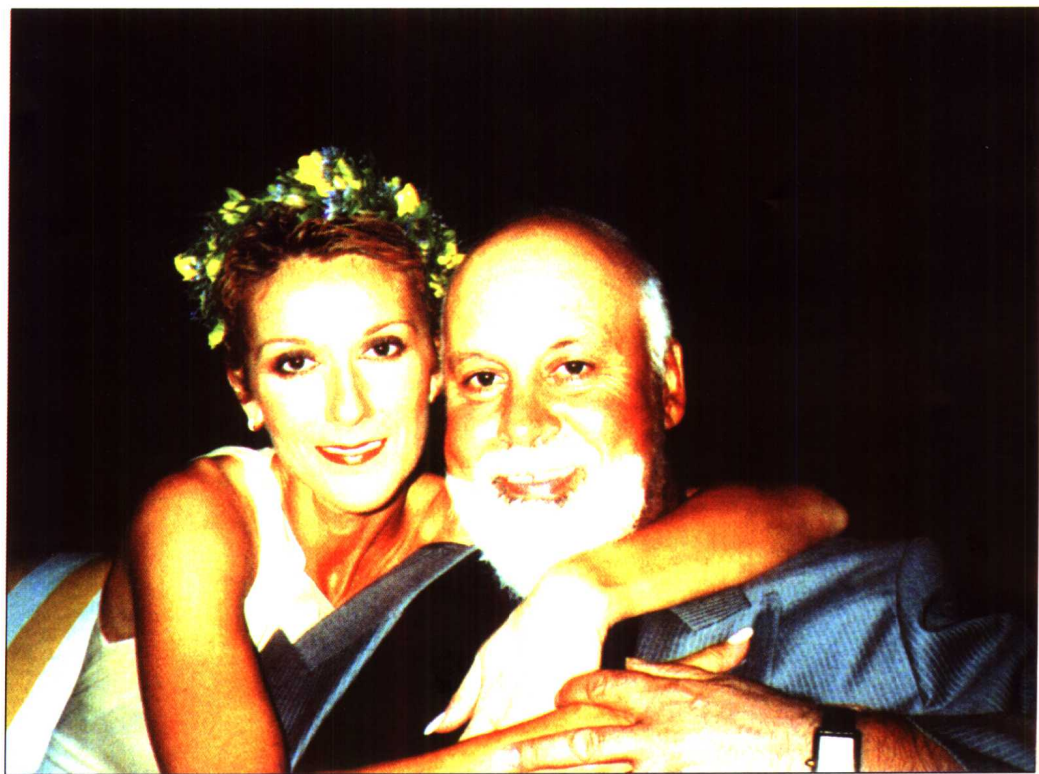
打高尔夫球，
体会获胜的乐趣。



2001 年 1 月与勒内在
一起。



与我的美人鱼在一起。



我 32 岁生日时的一件美好礼物：
我得知勒内恢复了健康。

卷 首 语



去年冬天一个晴朗的早晨，一头海牛出现在运河里，就在我们位于佛罗里达朱庇特那所住房的后面。它呆立在那里好几个小时，好像在等待什么或是在等待什么人。我刚一跳进水中，它就靠拢过来。我对它说话，抚摩它，我们在一起畅游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不需要任何的胆量和勇气。在佛罗里达南部，人和海牛一起游泳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海牛个头很大，生性胆怯，从来也不伤害人。关于美人鱼的传说就来自它们，因为它们的歌声非常柔和，撩人心魄。

这次邂逅使我充分地意识到近几个月来我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当我还是一个“签约”歌手时，我从来没有产生过像这样跳进一条浑浊的河水里，向一头陌生动物表达友好的念头。

3个多月来我一直在休假。我已经开始干一些过去实际上从来也没有想过，但有时却使我深感诧异的事情。

此外，当我在河中和美人鱼相伴时，我思绪万千，往事的尘影梦痕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这些童年的瞬间景象，特别是对夏天的记忆是那么清晰，那么强烈，一切是那么美好。

那时我只有八九岁,最多10岁。我和哥哥姐姐们在蒙特利尔以北的朗朗蒂德或拉诺迪埃野餐。那里有几个农场,许多牲畜,已耕作的田野,树林和一条河,几个姐姐和我在那里骑马,往事历历在目。我看到自己爬到树上,在河里游泳,在林间散步,和愿意听我说话的人说话,告诉他们,等我当了歌手以后我要拿头一份酬金给自己买一匹马。

后来的事情我忘记了。另一个梦想,成为一名歌手的梦想带我翱翔,它占据了我整个心间和我的全部生活。几年以后,当我拿到第一笔酬金时,我已经另有所好,我没有买马,而是给自己买了一双高跟皮鞋。

20年后,这一切又突然从尘封的记忆中回到了我的心头。我一直没有买过马,以后也再没有过买马的念头。我回想起夏日的明媚,朗朗蒂德河水和湖水的清新气味,辽阔的原野和割好的谷草。我又看到了我们下河时走过的小路,河滩上倒扣着的小船,姐姐们的欢笑,哥哥们从那里跳入水中的那块大岩石、河卵石、沙土,刮破我们腿的覆盆子和晚上在沙滩上用树枝点起的劈啪作响的篝火。我们一起围着篝火唱歌,有时直到夜阑更深。夜空中流星飞逝,极光闪烁。

当我和美人鱼话别后从运河里走上岸时,我不想讲话,也不愿别人和我讲话。甚至连动都不敢动。我感到自己的头就像一只大碗,直到碗边都充溢着往日的回忆。我不愿意打乱它们,我要把这些景象尽可能长久地留在脑海里,逐一审视它们,也许还可以寻觅到其他的回忆。

我觉得这并非怀旧,而是出于对我生活中一个非常遥远时期的某种好奇。这个时期我以为已经遗忘,但却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回想起它。

我感到又重新看到和听到了昔日的那个我,那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小女孩。我感到她离我还是那么近,近得我依然能重新认出她的梦想、她的愿望、她的打算。我感到自己有点像一个季戈涅木偶妈妈(译注:法国木偶戏中的角色,身材高大,从她的衣裙里会走出一群孩子),而幼小的

席琳就在我的衣裙里边。

然而这些景象却很快失去了它们的色彩和清晰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仍不断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和 20 年来走过的路程，从最初的几次表演，购买的第一双高跟鞋起，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回想起我做了些什么或曾努力做什么。

我问自己，为什么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如此坚定的追求，为什么在 20 岁、15 岁、12 岁、8 岁，甚至在 5 岁的时候，就那么矢志不渝地要取得成功，为什么我那么强烈地梦想成为一个声名远播的歌手，让全球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我的歌声。

我清楚地知道怀有这样雄心壮志的情况并非常见。许多年轻人，男孩和女孩总是在探询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但某些人却永远找不到答案。而我却一直成竹在胸。这方面我并没有过人之处，我就像那个孩童时掉进魔水里的胖子奥贝里克斯（译注：由法国影星德帕迪欧主演的一部同名影片中的人物）一样，我出生伊始就掉进了歌曲、音乐和商业表演之中。我在其中如鱼得水，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我珍惜迄今为止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我实现了最美的梦想。我想这种境遇也是凤毛麟角。过去和现在我在感情上、事业上和艺术上都一直非常充实。我爱别人，也得到了别人的爱。我唱歌，这就是我的幸福。生活中的每一天我都在为此感谢上苍。

现在我主动脱离了这种生活，离开一年，也许两年。在 2000 年的这个冬季，我第一次过上了一种恬淡的生活，日程安排上没有了任何约束、承诺，没有待举行的演出，也没有采访、录音活动和社交应酬。

一年以前，当我想到即将来临的这次长假时，我真不知道在如此无拘无束的情况下干些什么。

但就在这一年当中竟发生了多少事情呀！我变了，发生的变化可能比过去的 20 年都要大。我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我已完全没有了过去那样的担心，那

样的需求和那样的愿望。我自信,为获得的自由感到幸福,为尚不知晓的未来而激动不已。

我认为生活就应有所变化。在音乐、生活和爱情中都一样,应当去发现新的各种各样奇特的事物。

我很长时间没有思考自己幸运的经历和体尝到的全部幸福,同时也没再感到过某种恐惧和不安,没有向自己提出过形形色色的各种问题。

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吗?当一个人已经实现了自己最珍贵和最疯狂的梦想时,她应当干什么,变成什么样的人,去向何方呢?难道应当伫立在那里,看云卷云舒?难道还能找到其他要实现梦想吗?在实现了梦想和商业演出之后,生活还会继续吗?除了商业演出以外,生活还有其他内容吗?

漫长的假期以后我做些什么呢?我将说些什么,唱些什么呢?2000年1月1日夜晚离开的那些听众又在何方呢?我还能和他们重续前缘吗?我们还能心心相印吗?

毫无疑问,我还将继续演唱。我只是暂时离开舞台。但我在想,当我重返舞台时,我将不再是原先那个我。我问自己,正在进行的这次旅行终结时,我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出于各种各样程度不同而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理由,我把这次长假一再推迟。每次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身无旁骛,浮生得闲时,尽管心里仍然不敢完全承认。

我在和一种奇怪的进退两难处境搏斗:我越来越需要,也越来越想退出舞台,以便休整和充实自己,与命中相伴的男人相厮相守,把自己的演唱生涯、生活和爱情做一小结。但同时退出舞台又使我忐忑不安。

我回想起自己的全部经历:舞台、听众、巡回演出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其他音乐人一起在录音间里度过的夜晚,作为演员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地旅行……

每次演出一旦倒计时开始,我的心都绷得紧紧的,当演出进行顺利时,观众和我近在咫尺的时候,我感到和观众有

一种水乳交融的神奇感觉。

让观众欢腾雀跃是一种奇妙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感觉。我觉得我无比怀念那令人热血沸腾的时刻。在演唱结束时，我总要对大家说：“请你们和我同行，你们将永远在我心中。”

出发度假时我心中怀念所有看我演出的人。只要一闭上双眼，我就能感到他们的存在，听到他们的声音……

但即使是甜美的回忆也永远不能和现实媲美，永远不能那么感人，那么激动人心，那么实实在在。所有的回忆，甚至最强烈和最宝贵的回忆都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它们的色彩和明晰。

我经历过非凡的时刻，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参加过令人难以忘怀的欢聚场合，被人们尊崇、爱戴、欢呼……我结识过的听众队伍日益庞大，演出的体育场馆越来越宽敞，舞台越来越高。这让人不寒而栗，但却很诱人，非常诱人。

但我变成了一个处于精神重压下的留恋舞台的人，每天欲罢而不能。告别舞台后也是如此，肯定会若有所失。在每次演出的间隙期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浑身不自在，惴惴不安。据说因受伤而中途退出比赛的马拉松运动员会感到恶心和头晕眼花。也有人说，一个刚刚结束环法国自行车赛的选手，即使得了冠军也难免不再有失落的情绪。

长期以来，我向往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过一种安静而舒适的个人生活，而现在过这种生活的前景却使我感到了压力。我必须去排除压力和畏惧，忘记自己的歌声。在我生命中的多一半时间里，我一直是歌声的奴隶，一个心甘情愿而且踌躇满志的奴隶，以至自由的生活反而使我望而怯步。

为了安慰自己，我试图把生活安排得尽可能周详。我尝试规划出长假中最微小的细节，像演出那样把它们具体化。开始时的确很难，但除非实在做不到，我总是身体力行，坚持照计划去做。

有一天，我发誓休假期间再也不唱歌了。但第二天，我

又想,如果有人建议我在一部电影里扮演一个向往已久的重要角色,录制一首动听的歌曲或参加一场有我欣赏的大艺术家加盟的盛大演出,我准禁不住诱惑。

实际上我的设想几乎总是落空。

我曾对自己说:“席琳,你也别再练声了,也不用长时间保持沉默以休息嗓子了。这已经没有必要。纪律解除了,练习停止了,你应当每天去打高尔夫球,为使脑子有点事干,你应当去上西班牙语和绘画课。”

于是我买了铅笔、颜料、炭笔、水彩笔和一些质地良好的绘画纸。

“你还应弹弹钢琴,听听音乐界最新的流行歌曲,好的和不怎么好的,以便和演艺界保持着联系。”

我开始拟订一份包罗万象,从巴洛克音乐到轻快的舞曲,各种待听唱碟的单子。

“你不要受任何纪律的约束,晚晚的睡觉,如果有那种愿望,整天睡觉也行。吃饭也如此,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然而我刚进入假期就已明白情况和原来想象的大不一样。

首先,与我当初担心的恰恰相反,一切进展都很平缓,既没有寂寞难耐也没有心烦意乱。像进入水温宜人的浴缸一样,我顺利地融入了这种新的生活。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即使有人请我去月球或金星,到外层空间去演唱,我也将加以拒绝。

我每天起床很早,而且精神饱满,这使我自己很诧异也使勒内大喜过望。而以前,我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使自己完全“进入常态”。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不和任何人讲话,尤其不喜欢别人和我讲话。我的确是一个厌恶早晨的人,只要可能,每天早晨我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而且几乎总是单独一个人用早餐。

但我现在正在休假,绝对无所事事。我黎明即起,听鸟